

小小说

“及时雨”与“酒疤痢”

王振洲

“及时雨”原名卫赤诚，在行政科上班，身兼电工、水工数职。他对人热情、赤诚，谁家电灯不亮了，水管坏了，打个招呼，立马就到。因此，人们都亲切地称他“及时雨”。

“酒疤痢”本名朱相法，是个捉到个蚊子都想从其大腿上刮下些油脂的角色。一次他去亲戚家参加婚宴，别的客人吃好喝好陆续走了，他看桌子上还有半瓶张弓大曲，便把酒倒进碗里，拿两个馍在酒中把酒吸干，用手绢一包走了。因为喝酒过量，回到家把馍放到小饭桌上倒头便睡。半下午醒来一看，馍不见了，只见他养的黄狗卧在床上，不用问，是黄狗把馍吃了，他微笑着去抚摸黄狗的头，向狗说：“乖乖，你也学会喝酒了。”那黄狗吃了酒泡馍晕乎乎的，不妨被摸头，眼也不睁，猛然抬头，“汪”一声在朱相法右脸颊上咬了一口，顿时鲜血直流，好了后两个五分硬币那么大的一个紫疤。此后，人们都喊他“酒疤痢”。

“酒疤痢”本来在市政府行政处工作，因他一无所长，又总嫉妒别人，爱打小报告，和处里同志们的关系很紧张。他表哥从外地调来当副市长后，把他安排到新力电器厂当了行政科长，成了“及时雨”的顶头上司。小人得志，不可一世，他横行霸道，把科里人当成他的家奴、勤务兵。他家中甚至亲戚家的一些事，都要指使科里人去干。这些“及时雨”都能忍受，最看不惯的是“酒疤痢”像嗜血的蚊子一样，什么光都想沾。

一天，“酒疤痢”指使“及时雨”说：“我有客人，告诉食堂中午弄几个好菜送到我家去。”食堂管理员老宋和“及时雨”去收盘子和要钱，他煞有介事地说：“老宋呀，我中午招待的是来检查卫生的领导，我怕你们没有准备，卫生不好受批评，才赔了烟赔了酒在家招待人家，这次检查就算过去了。”说着看了“及时雨”一眼，示意他不要多嘴。

“及时雨”心中憋得难受，不顾“酒疤痢”的警告，正言厉色地说：“家中那些老太太，小孩子都是上级派来的？”胆小怕事的老宋

赶忙打圆场说：“算啦算啦，厂里有招待费。”不由分说，硬拽着“及时雨”离开。“酒疤痢”从此琢磨着怎样收拾“及时雨”。

“酒疤痢”给食堂介绍了一千多斤猪肉，价钱比市场上的肉便宜许多，对老宋说：“作为行政科长，过去我对食堂关心不够，以后要想办法多为食堂办些实事。”老宋感激不尽，特地砍了一个猪后腿送给“酒疤痢”爱人表示感谢。“及时雨”听说后也很高兴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总算办了回人事。”恰巧，“及时雨”去给“酒疤痢”邻居家修水管，路过他家窗户下时，猛听到“酒疤痢”在屋里说：“这肉不能吃了！”他爱人说：“咋不能吃？”接下去“酒疤痢”把声音放得很低，似乎这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“及时雨”警觉起来，莫非卖给食堂的肉有什么问题？

原来“酒疤痢”老家村中的猪得了瘟病，卖给食堂的就是他父亲和几个本家的病猪肉。“及时雨”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赶忙去找厂长报告。厂长听了“及时雨”说的情况后，说：“这朱相法太不像话了，我就找他去，看我怎样收拾他！”路上他想到“酒疤痢”的表哥是副市长，腿便软了下来，对“酒疤痢”只不疼不痒地批评了几句，而“酒疤痢”则更把“及时雨”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一个星期天，“酒疤痢”到刚刚兴起的集贸市场找便宜，发现“及时雨”和一个人摆摊卖衣服。当时改革刚在南方兴起，而内地一些人仍谈资色变，在职员做生意是绝不允许的。“酒疤痢”火速跑回厂里向厂长告发“及时雨”在搞投机倒把，趁机还说了“及时雨”别的一些坏话。原来“及时雨”在广东的一个朋友得风起之先，从深圳弄些衣服、电子手表之类的商品到内地来卖，利润很可观。他劝“及时雨”辞职与他合伙干。“及时雨”暂时舍不得丢下饭碗，只在业余时间帮助卖货。而以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著名的厂长正担心“南风”吹乱职工的思想，要抓住典型来个杀一儆百。在全厂对“及时雨”进行批判后，竟以投机倒把、破坏厂里生产为名，投入大狱。

几年过去，“及时雨”无罪释放，他没有回厂里去，用冤案所得的赔款开了一家酒店。由于他热诚待客，饭菜美而不贵，天天顾客盈门。这天承办一家婚宴，摆了三十多桌，餐厅里祝福声、猜拳声、寒暄声组成一支欢乐的颂歌。正当高潮时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啊呀！这盘子中有个蝇子！”大家看去，果然一个绿头蝇子在盘子里蠕动。

“恶心！恶心！”一个蝇子把欢乐气氛破坏殆尽。一些客人也跟着起哄，骂骂咧咧，甚至摔盘子。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饭店保安扭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进来说：“蝇子是他往盘子里放的！”这男子一边拼死挣扎，想要逃掉，一边大喊“冤枉”。有位客人提醒说：“是真是假，看看监控不就清楚了。”听到这话，那人像癞蛤蟆挨了一砖，一声不吭了。

监控清清楚楚显示，在人们换杯换盏之际，他把蝇子放到了盘中。客人们愤怒了，拳打脚踢、辱骂，唾沫更是像雨点般飞到他的脸上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从外边回来的“及时雨”分开众人，认出那男子是“酒疤痢”。原来“酒疤痢”因为贪污，被判了三年刑。出狱后，他因一无所长，又不愿干体力活，家里常常吃上顿没下顿。在闲逛中他发现酒店的婚宴中人多，主人客人往往都只顾高兴，没有人去分辨真假客，加上在人们心目中客人越多越显出主人尊贵的习俗，因而即使发现了冒牌货，也往往不追究。“酒疤痢”看准了这些，便经常混迹客人中白吃白喝。看到“及时雨”开的饭店日益兴旺，他恨得咬牙，便想歪招给酒店抹黑。

“及时雨”问明原因，又可气又可笑，从地上拉起“酒疤痢”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学会办点人事啊！按理，现在可以把你送到派出所，看咱多年情分，我不追究了。”说完，让服务员取来一干块钱给“酒疤痢”：“拿去，做点小生意，别再像个混街狗似的到处造孽。”

从来不知羞耻二字的“酒疤痢”此时脸竟然红了。那个疤痢红得尤其耀眼。

随笔

姓名杂趣

苏壹

在我的生活圈子里，最让我惊艳的名字来自我一个朋友的女儿。我的朋友是戏剧演员，她希望女儿将来能女承母业，并能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于是取名为“青蓝”。而朋友夫家姓黄，所以她女儿一出生就拥有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名字：黄青蓝。一个名字由三个表示颜色的字组成，又有着如此美好的意蕴，当真少见。黄青蓝现在十岁，从小就对戏曲感兴趣，将来能否青出于蓝尚不得而知，但她的名字着实让我艳羡不已。

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名字来自我的一个大学同学。他父亲是北京人，母亲则是海南人，为了纪念这段天南海北的姻缘，父母给他取了“京琼”这个名字，京、琼分别是北京和海南的简称。这样结构的姓名其实并不少见，著名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就是一例。不过我这同学恰好有个非常大众化的姓氏：王，凑上名字“京琼”——王京琼，给我的感觉是俩字：绝了，其名字简直就是一个精短的上联！

中国人取名有个特点，爱用与“金木水火土”有关的字，这与中国的生辰八字之说无不关系。查良镛五行缺金，所以名字里带个“镛”字，这才有了武侠小说“金庸”。刘墉则是五行缺土，以“墉”补之。幸亏只是偏旁里带着五行，若是直接用本字，则满大街都是张火李土。

取名要跟姓氏配合。我有一个邻居单名影，蛮好听的，可全坏在姓上了，他姓邱，组合起来跟一种软体动物有同名之嫌。香港有个乒乓球运动员叫柳絮飞，名字跟姓一配合。意境全出。

一个好名字能让人品出格调来，这话适用于人，同样适用于物。不久前在一个喜欢收藏的朋友家里见到一方寿山石，黄黑红三色一体，再无其他杂色。朋友笑言：此石名“刘关张”。见我满脸不解，朋友解释说：刘皇叔是正常的亚洲人种，而黄；关云长“脸赤如猴”，说白了就是红脸汉子；而张飞则是出了名的黑炭脸，据说黑得能吓死人。三人一黄一红一黑，而眼前这寿山石三色俱全，取名刘关张岂非恰到好处？

我不禁莞尔。这名字大俗大雅，着实绝妙。

新书架

《熟年》

时华语

近日，80后作家伊北最新长篇小说《熟年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，聚焦养老话题，关注生存，关注社会。社会人口梯次的变化，导致了目前养老现状的复杂性，四二一的家庭结构，不但让独生子女一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也让当今中国的养老问题更加凸显。小说讲述了北京城倪姓家庭一家三代，因为养老问题，而爆发的苦乐酸甜：老一代进入晚年，需要面对疾病和孤独的困扰；中年一代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自己也即将进入老年生活，压力很大；年轻一代，有的嗜老，有的则已经开始操心父母的养老；与此同时，异地养老、城与城之间的差距，也让养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整部小说，以工笔细描的耐心，惊人的洞察力，完整展现人老三代的养老困境和现实悲欢，力透纸背。

郑州地理

天王寺村

朱坤杰

天王寺村是中原区著名的历史村庄，曾是须水地区新文化的发祥地，位于建设西路北侧，须水河西边，村名由寺名而来。

该寺由于建筑规模宏伟，香火旺盛，影响较大，远至安阳、河北等地的一些香客也都来此上香许愿。天王寺附近有两个村庄，一个叫大刘村，一个叫谷新庄。由于寺名比村名知名，久而久之，寺名也就成了两个村的指示方位，不知什么时间天王寺逐渐代替了大刘村、谷新庄两个村名，原村名被遗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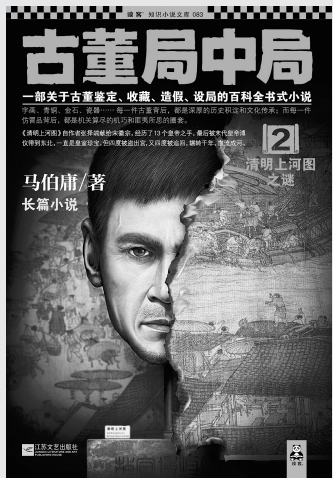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该寺庙宇文化的发展，吸引了不少

文人香客，使该地的文化发展较快，并带动了整个须水地区。据记载1884年天王寺就建立了天王寺义塾；1898年崇尚新潮教育的须水名人李舒锦、李德固等，在该寺办起了“须右书院”，是须水地区第一所初等小学；1900年复建“蚕桑学校”，传播种桑养蚕知识；1917年又建立了“纺织学校”，并开设了实习工厂；1942年再建“须右中学”；新中国成立后，“须右中学”更名为荥阳县第一初中，1960年更名为郑州市21中学，沿用至今。



早市(油画) 齐俊生

连载



301医院的单间病房？我这也算是享受高干待遇了。我又问：“我这是什么病？”

“肠胃炎，还有愚蠢。”方震面无表情地露出毒牙。

我转动脑袋，想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，可病房里没有钟表。我正欲开口询问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，似乎有争吵的声音。方震推门走出去，外面的喧闹声小了。很快门被再度推开，郑教授和刘局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我看到，门外好像还站着十来五个脉的人，个个面露怒容，摆出一副若没有方震挡在那里就要冲进来的样子。

刘局把门随手关上，神色凝重。郑教授连我的病情都没问，几步走到床边，手里抖着一张报纸：“小许，这是你写的？”

我拿过报纸一看，是今天的《首都晚报》。新闻标题起得很抓人眼球：《佛头奇才再破奇案，故官名画实为赝品》。

“是我写的。”我把报纸放下，心情变得好起来。

郑教授看我神色流露出得意，不由得大为恼怒，声调都变了：“这

就是你探听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目的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郑教授见我居然还顶嘴，痛心疾首地拍着床边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次胡闹，闯了多大的祸！”

“那两个疑点都是客观存在的，我自然有权质疑。去伪存真，难道不是咱们五脉的精神？”我脖子一梗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郑教授叹息道：“唉，我真后悔，我应该早点查出五脉中是谁参加了鉴定组。你如果早早知道，就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了。”

“您知道是谁了？”我一听，连忙追问。

郑教授朝门外看了一眼：“1951年参与《清明上河图》鉴定的五脉中人，只有一个人。这个人你不但认识，而且对你有大恩——他是刘一鸣刘老爷子。”

22.钟爱华从一开始就骗了我

一听这个名字，我浑身的肌肉一下子僵住了，整个人待在病床上。

在我的复仇理论里，老朝奉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画人，一切罗网，一切计算，都是以此为基础。现在郑教授却告诉我，鉴画人其实是刘

一鸣，那岂不是，我用尽力气挥出一拳，才发现打到了自己身上。

整个计划，全乱了。

我原本的自信与快意，开始从一角崩溃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，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

再想一想，素姐送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的底款，可不就是叫作“梅素兰香”么？于是我点点头。

“你在哪里碰到她的？”刘局继续问道，已经有点审问犯人的口气了。

“我带着大眼贼的证据去了郑州，然后找到老朝奉在济村的造假窝点。我是在那里碰到素姐，她告诉了我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事情。”

刘局目光如刀：“跟你一起去的记者，是叫钟爱华吧？”

“是。他是热血小青年，一心

报道的传真件，作者正是钟爱华。这期专题，名字叫作《五脉传人大义灭亲，勇揭古董造假黑幕》。

等等？什么叫大义灭亲？这个成语用得有问题吧？

我连忙去阅读里面的内容。文章里以我的口吻表示，成济村的造假窝点是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产业。学会本来应该是鉴定古董的定海神针，可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，变得利欲熏心，不光造假，还非法绑架艺术家。身为五脉中的自己，毅然大义灭亲，誓要还古董市场一个清白云云。

“一派胡言！”我气得差点要把传真扯碎，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！

“你确定自己没说过这些话？”刘局问。

“绝对没有！”

刘局轻轻叹了口气：“那我们麻烦就大了。”

他把指头点了点传真纸的边缘，我低头一看，这篇专题也是今天刊发的，但报头不是郑州或者河南，而是上海的一家著名报纸，发

行量和影响力不逊于《首都晚报》。

在这个恒温二十三摄氏度的病房里，我浑身冰凉，如坠冰窟。

钟爱华骗了我，素姐也骗了我，他们俩一直在演戏。整件事从头到尾，都是老朝奉的阴谋。

刘局道：“老爷子前一阵子操劳过度，身体有点不济，所以住医院疗养一段时间。我已经封锁了消息，他还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我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刘局道：“可是家里其他人，我却隐瞒不住。”我回想起来，难怪门外那一群五脉的人群情激昂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根本就是个大叛徒、大工贼。若不是有方震和刘局，他们说定会把我拖出去打一顿。

我无可辩解，只得保持默然。说实话，我也觉得自己该被打。

“总之，这段时间，你就是一块石头，不会说，不会听，也不会动。”

刘局下达了命令，然后和郑教授离开了病房。

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在郑州的一幕幕事情飞快地闪过脑海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表面上我挥斥方遒，披荆斩棘，实

际上每一步决断，都是钟爱华在悄悄引导。更让我恼火的是，在这期间，钟爱华明明露出过许多破绽。只要稍微留心，便不难觉察。可我对老朝奉的执着，反成了他最好的诱饵。

“妈的……”

我一拳重重砸在墙壁上，痛彻心扉。

23.去南京

这一天晚上，郑教授再次来探望我，一点没客套，劈头就问：“你听说过百瑞莲拍卖行吗？”

这个名字我依稀有点印象，好像是香港的一家古玩大拍行。

“你确定钟爱华或者梅素兰没跟你提过这个词？”郑教授盯着我的双眼，仿佛不信任我似的。

“绝对没有。”我肯定地回答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郑教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递给我，我一摸，就发觉纸质不太一样，这不是内地出版的。展开一看，这是一家香港、原来是香港的《大公报》。就在头版头条，我看到了一则惊悚雷